

增註

秋水
雪鴻

軒

尺牘

合

璧

行

上海
錦章
圖書
局印
行

四

管注合刻雪鴻軒尺牘卷下

會稽龔粵禾齋甫著

山陰王高慶春崖全較

戴寶林雪溪

吳縣管斯駿秋初重訂

荅王蘭畦

三月望日與友錡札中知君於初三日抵保車輪無恙寓舍安和為慰奚似并悉劉即喜見不復再往元都徐孺子芳聲藉藉懸榻待下者正多昨又得友錡書知陘山一席已聘高賢即日膏輪就道快更何如正欲寄函道意奉手書承足下深情雅誼不忘故人重可感也惟一年之內往來南北者兩回荆枝遽折家累有增奔走之勞心境之惡真行拂其所為矣第吾輩生來命苦而造物者顛之倒之置我於窮極極苦之地而我安之若素不存尤怨之心不作乞憐之態造物亦無如我何知足下年當強仕正可有為朱翁子五十登朝方謂未晚若僕者蒲柳已衰桑榆日暮八口之隸仍抱飢寒五湖之歸徒勞魂夢望松楸而目斷拜祠墓於何年每念及此寸心如刺且性成狷介不肯累人又未能諧俗覓食於千里之外隻影自憐足下愛我深當亦為太息也井陘素牘不繁不足當大才之揮灑藉可保養精神新寵未識玉麟有兆否便中示悉以慰懸懸西南遠隔把袂無期未有寸書可通情懷驛便往回毋金玉爾音勞我延佇也

膏車左傳鄭子產曰巾車脂轄轄主車之官續濟諧志京兆田真田廣田慶兄弟三人共議分財也脂轄以脂膏塗車輔使捷於旋轉也荆枝續齊諧志京兆前一株荆樹議析為三株一夕樹忽枯死真謂諸弟曰樹本同枝間將分析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

因不復析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乃合財產因此遂為孝門

荅王蘭畦

季夏之望得手書連篇累牘娓娓千言叙四十年悲歡順逆无不可告人并不足與外人言之殆如入山

陰道上應接不暇當與述懷詩行路難同讀也牡丹亭曲詞云生愛好自天然足下正坐此病第不識昔日繁華今能夢覺吞碌碌依人古風已邈彼藉我傭我貪彼值此中有利交而无道合何知己之足云以嚴武之賢杜陸之才而猶曰束縛酬知己其他更可知矣足下挈新寵而歸已屬非計又不挈之而來則上年納之者何為今以金雀音稀便欲別尋春信豈相如滌器之餘頓忘卓氏富壚之苦耶女子命薄適我征人秋月春光都成虛度既負糟糠賦碩人而隱痛又幸巾櫛吟白頭以興悲人孰無情恐有不忍矧金谷殘枝難發桂林之秀無鹽陋質更非解渴之湯此乃想入非非策誠下下至於一二年後使圖歸里再種藍田此亦未思而言談何容易蓋八口之家必須百畝之田雖寬以數年斷難如願即遲之十載必不從心於是客久須歸歸客如客征衫甫脫未粗楊柳之腰而驪唱將興又噉櫻桃之口既一索之虛占必三春而再返年逾四十豈堪任此蹉跎路隔三千更屬徒勞資斧保陽接眷而居者未必盡皆鬪菴蓋亦熟籌審處於無可如何也老馬識途承足下垂詢之殷敢不愷切以對若成敗利鈍非僕之所能逆料也蓮幕在萬山之中暇時便於登眺不意塵網中有此勝境殊有振衣千仞之想同事丁品汪溫文爾雅坦度清襟更喜兩賢相遇為神往者久之而來翰中兼叙繁牘差務情形頗為詳晰此即足下習氣未除美人不務粉飾名將不講兵書矧此傭筆生涯之卑無其高論者請即以下清泉一洗塵俗四年不見想念為勞剪燭西窗未知何日

山陰道上王子敬曰從山陰道上行山一索易說卦傳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

答王蘭畦

中元日接手書知台駕有省垣之行以不獲與僕相見為悵四年不握手可謂濶別矣回憶陋巷蓬廬與韞山又梁諸子劇飲雄談足下擊唾壺抱琵琶唱詩書悞我之曲淵淵出金石聲座中無不秋獻淚下幾

至酒不成歡猶想見至性至情肫然流露不謂曾幾何時而海洋風絮落落晨星固不僅墮溷飄因風流
雲散也盛筵難再思之黯然足下兩入會垣所見所聞必憮然於今昔之殊者安得長房縮地術與足下
對酒高歌澆此塊磊哉僕性不宜時才非應世碌碌自守不肯乞憐於人亦不能於鬧熱場中添錦上之
花是以二十餘年一貧如故今年已五十有四鬢髮蒼而變白左右軍牙各落其二存者如買臣之妻欲
去未去終日勃谿桑榆漸逼未老先衰抑且失侶鷓鴣無近枝可托翔翔乎千百里外隻影自憐客游至
此真况而愈下矣每讀白太傅詩欲作雲泉詎須營伏臘資之句輒廢焉興歎然貧者士之常阿堵物適
足為身心之累苟得簞食瓢飲息影潛踪嘯傲於稽山鏡水之間於願足矣足下年當強仕健翮冲霄正
未可量然此况味亦已備嘗綠水芙蓉究不若白蘋紫草之為高潔惟願數年中稍得買山之資同作歸
田之賦庶幾三杯菊酒邀君於東武山頭半艇松烟遲我於柯亭橋畔白首青衫相携老友耕山釣水共
樂餘年陸劍南詩云斟酌平生如意事及身強健得還鄉誠不可不預計之耳意念觸此故縷及之倘使
腦滿腸肥者見之必斥我為鄙且痴也蓮幕勝地知有良朋助理讀律之暇登眺其間巖光溪色盡入奚
囊何不臨風一寄耶辰下菊黃蟹紫露白葭蒼觸景懷人倍增鬱絕伸紙濡毫用抒悃悃

落溷飄茵

南史梁范鎮不信佛法竟陵王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以有富貴貧賤鎮曰人生如花
同發二枝俱開一帶隨風而墮有落於茵席之上殿下是也有落於糞蛆之側者下官是也

貴賤雖殊
因果何在

荅許葭村

陳遵尺牘名震當時然高自位置惜墨如金不肯輕投一札足下殆亦有此癖今有人焉以莫須有之事
使足下忘其癖而洋洋焉灑灑焉不能自惜其墨焉僕始怪若人之愚今則喜若人巧為其能以莫須有
之事得不易有之書也而近亦因足下之書恍然得所解蓋足下持三寸之管若決江河一波未平一波

復起跡之字裏行間則悄然無風也。若人之波亦不必有風而始起。始見得足下削簡之法乎。使若人而見足下之書必且誦然曰：一枝未借尺璧先來失在彼而得在此。夫亦可無憾。恐足下聞之又將高自位置。惜墨如金奈何。

與丁品江

秋初數行奉答。諒登記室。兩月來彼此雁杳魚沈。想見百函並發。無暇分毫。弟亦雙管將枯。懶於染翰。然寸心千古。默契精微。對月臨風。形諸想像。知足下亦同此情也。蓮幕在萬山之中。山川人物。正堪我輩流連。未識古錦囊中貯得嘔心之句。何時惠寄。發我塵蒙。弟况如常。舍姪甘林。從瀛郡旋省。又賦閒居。凄然欲絕。聆憑尺素。以當晤說。

與楊松坡

聞先生之名者。非一日。去夏來浦。依蓮幕之下。竊為閣下必激芳揚。分流英馳譽。使遐邇景仰者。有卓乎夙絕之觀。而君固恬淡無事。不待學而學。純不務才而才。懋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始知所以負重名於當世者。正以名無能名。而名為獨重。欽挹私忱。在言語形迹之外。每於清風朗月。想見顏色。乃承俯垂青睞。賜存問焉。則某之未申尺一於左右。已難辭疏懶之愆。而復蒙汪涵瀚海。不棄細流。益令人誌感。无似蒲距。郡不遠。未獲登龍門。而聆桀誨。此所以平時欽仰之懷。有未能自己者也。因抒尺素。用佈悃忱。

答沈回言

論交重道義。則世故胥捐。相與在真誠。則形骸可略。二十餘年。燕趙交游。欲如先生之形似。遠而神親。迹似疏而情密者。指不多屈。接誦方訛。雅注勤拳。兼悉道體。綏和門潭。增慶感。而且慰夏屋喬遷。債臺高築。吾輩皆生此病。然吾兄宏才肆應。不難成理。弟前負甫清。繼以家鄉不得已之事。需費浩繁。無限焦愁。誠

來函所謂無可如何之日也。舍姪甘林，无上下之交。本難脫穎，蒙長者垂切。若此古誼之隆，見於今日，能不感而且佩。小兒女出花無恙，暫慰目前。承知己關心探問，感及五中。但景迫桑榆，方欲老牛之犢，即使長成，亦不過學曹瞞之託愛子。曹何與於生前，用自慨也。足下領袖會垣，室家團聚，寔福人福地。鷓鴣失侶，孤飛十百里外，顧影自憐。春風楊柳，長賦別離。冬雪關山，備嘗况瘁。此景此情，殆亦壯不如人，老而無能者之所必須消受也。然垂愛如吾兄，將何以策我耶。歲闌旋省，剪燭深談，一行沈悶。

領袖

晉史堂韋釘人之領袖裴秀苦志力學方八歲能文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峇楊松坡

流金燦石中，獲奉瑤峇，穆如清風，使人肺腑生涼。不僅古色古香，與夏鼎商彝堪同寶貴也。某學不通，方寸非應世，同事諸君阿其所好，慕堂明府更忘嗜痂，致先生謬採虛聲，信非寔語。豈大君子善善從長，將誘掖而使至於道歟。胡琴詎值十萬緡，子昂持其價於市，慚汗幾不勝拂矣。然迴環芳詠，又覺垂愛之殷，出於心中之所誠，原知非故作諛詞者。士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得君子知，則其榮當更何似。昔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祇三程之隔，未獲一登函丈，高論親承，讀陶彭澤停雲之詠，不禁悵惘低徊。然合劍有時，及門可望。他日捧袂傾心，叙十餘年彼此相思之切，覺遲之又久而始合者，倍愜歡情焉。稱謂在師弟之間，此事固屬冒昧，然心之所敬，遂敢筆之於書。先生超然物外，學道名山，則某有亦步亦趨之意云爾。他日上謁龍門，應通名紙，則柴也。其愚先生其許之否。

劍合

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屋下，得雙劍，一以自佩，一與張華。華曰：詳觀劍文，乃于將也。其邪何為不至。雖然終當復合耳。後張華遇害，其劍飛入襄城水中。及煥死，其子佩劍過延平津，劍忽躍入水中。

使人沒水求之，見兩龍相隨而逝，恐怖而返。

峇許葭村

登高望遠極目蒼涼正切秋水伊人之想適接瑤章如同晤對即滿浮三大白不負萊英令節也足下處應酬最繁之地而又百函並發縱倚馬之才無難揮灑而中書君疲於奔走將有未老先禿之慮相知以心初不於筆墨間課疏密也金粟如來隨落塵世為色聲香味觸法所擾久已拖泥帶水受一切苦厄足下具大智慧早已觀自在菩薩矣尚向舍利子求揭帝之咒哉

與阮錫侯

中秋後數行奉復諒達典籤彈指秋光已老西風浙浙落木蕭蕭孤館淒清更甚春愁幾許足下有情人正不知增多少離思惟玉麟天降正在其時潭報馳來想色飛眉舞破悶為喜滿浮三大白矣幸不靳以好音俾月下老人誇功道德作一番雀躍也福差已過熱鬧非常千里紅塵人不見車如流水馬如龍誠一大觀非有福者不足以當此客裏光陰惟三冬易逝臘初附驥之約能不爽否

與錢亦宏

奉手書知起居納福並悉正佐夫人俱夢熊羆此僕所旦夕禱者快慰何似小兒女出花無恙亦祇暫慰目前長成與否惟姑聽之因思吾輩得子之難皆由生來命薄不應傭筆代耕故逸其身者難其嗣也挽回之法惟有隨時積德到處吃虧而且不使阿堵濁物積而相尅或彼蒼憐念清貧延其代緒亦未可知省垣無事頗可讀書靜參身世覺此中似有所得知足下有同心故舉以共勗焉交道之難至今日而益甚往往一片熱腸轉視為千重城府閱來函不禁慨然只但求己之無愧不必求其人之能諒也舍姪甘林頗有見識筆墨亦卓子可觀惟脫穎為難倘有相當刑席仰祈長者吹培渠具有心胸必不似以怨報德耳

答謝丙南

奉手書。知足下南旋之意。已決閱歷半生。備嘗艱苦。竟無刻不以慈親為念。此人所不及知。而僕知之獨深者。此番出游。甫及一載。囊橐無餘。勢難遽返。乃一奉慈諭。即束裝言旋。孝思之篤。雖曾狄之賢。無以過之。夫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菽水承歡。依依膝下。實天倫不易得之至樂。彼子舍歡娛。親闈寂。椿萱將謝。裘馬自豪。祇知妻子之奉。而不顧父母之養者。聞足下之風。能不愧然疚於心乎。僕與君離。又將一載矣。昨臘勿勿話舊。既復匆匆別去。猶冀歲闌返省。或再剪西窗之燭。重紆未盡之懷。今則地北天南。何時再晤。思之能勿惘然。書中情摯殷殷。增我墮涕。僕景迫桑榆。室仍籟聲。哺烏抱恨。詠牘增悲。而世路崎嶇。交情翻覆。欲往不可。欲歸未能。且不能與少年子弟塗粉墨。登瑤插科打諢。非特人嫌老陋。自顧亦覺羞顏。足下愛我尤深。將何以策我旋省。雖在封篆以前。而行期定於仲冬。即此一樽話別。而亦不可得。能無抑鬱難聲。店月人跡。橋霜客路。嚴寒千萬珍重。

菽水

禮檀弓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可謂之孝矣

椿萱

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今稱父為椿庭者取長壽之義詩衛風焉得護草言樹之背護同萱忘憂草也背

北堂也今稱母為萱堂者取忘憂之義

與許葭村

重九後數行復候起居。知邀青照。小陽佳日。舞綵調琴。天倫至樂。遠勝蓬瀛。而玉麟早已投懷。何竟秘而不宣。勞遠人揣度乎。阮君書來道其夫人九月有弄璋之喜。因思是月也。在入大水。故敝署五產而皆唯。今來函又改於十月。媿身其得蛟也必矣。第親自造作者。竟不知其月。抑又奇也。舍姪甘林得館之難。竟如其伯之得子。豈其東家尚未誕生也。今年曾寄寓信計六十餘函。足下陰行善事。不厭其煩。何以報之。惟有學近日官場。念金剛經萬遍。保佑足下多子耳。

荅阮錫侯

入闈而中舉懷孕而得男固樂事也然登副車者未嘗不榮得女者未嘗不喜以副車為正榜之兆得女為先花後果之券也足下以千金為先聲安知不萬事足於後惟前信所言月令竟不可憑而許葭村云當局者已失其期無怪旁觀者難神其卜弟藉是以解嘲也臘月旋省補乞湯餅請燒熱竈何如

答沈虞橙

奉手書知稅駕鉅鹿賓主甚歡為慰奚似惟云劉使君重尋舊約已斥而卻之弟謝之則可斥之則不可而僕不揣冒昧竊有進規於足下者昔老子問道於商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噫嘻天下事盡矣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不流又曰危行言孫是剛者必無弱者必存真則難免和則可通行危則可式言孫即可容古聖賢且然矧為吾輩之庸庸者乎足下性剛質直疾惡太嚴而言論所及往往過激似宜養之以柔和出之以婉孫使人敬愛而不畏親近而不忘庶於立身涉世之道兩無所忤來翰云令弟已往山右足下亦將出燕趙而游齊魯獨不聞和聖有云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道不可枉而亦不宜過直廉讓之間綽有餘地何必東馳而西突哉足下智珠在握原無庸坏土益山而叨愛之深亦不自知其言之直也希察其忠告而俯納焉

答王蘭畦

不奉芳訊者四閱月冀得尺一之書慰三秋之念昨奉來函讀未竟而敝嚔感歎幾欲擊碎唾壺矣足下宅心行事无不講求於本原之地以期無愧於孝友而意外之遭偏欲拂亂其所為與僕所處之境有大同而小異壯子曰求其故而不得者命也而安之若命仍不得不盡人事以為之而為之之難又惟自知之而自亨詩云誰為荼苦又集于蓼是非同病相憐未足與語此也為今之計惟有遠圖接養別无

善策惟保陽居大不易近更日增其業雖定識定力者亦不能不隨波而靡故十年師去之說宜時時計及之也讀雪窗苦吟詩无心於摹杜而已得其神窮而益工不信然歟僕久不作詩重九友人以滿城風雨近重陽聯珠體索和因有所感依韻應之錄呈一笑目下金與錢交最易莫逆聞亦凶終隙末而學君子之交者則又嫌其淡如水然則何者而可也雪後窗明伸紙作答兼候近佳覲面何時能無企湖

荅丁品江

別時楊柳依依佳雨雪霏霏日月於征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我勞如何兩接手書素心如接雖未能促膝談心而嶺梅江鯉亦少慰離思也載誦佳章情詞悲惻客館燈寒故園菊綻此真杜工部登山臨水和淚吟詩之候吾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終歲勤劬理固應爾惟歲歲依人遠拋鄉井較農夫之守三間屋課十畝田畢竟終遜一籌耳弟蕭齋岑寂索居无朋筆耕之餘竟緘金人之口或流覽載籍而掩卷茫然又為古人所棄俯仰身世觸緒增悲不僅與草木同腐而已歲正將闌不得不返省千里關山車煩馬殆生來與道路為緣又與風雪作合薄命勞人應當受此况瘁耳俚言八首錄附蘭畦札中閱之或可破悶

素心陶潛詩聞多素心人樂共數晨夕

與楊松坡

秋初寸簡復候起居數月以來未申音敬而每思光霽時作天際真人之想昨誦致居停札承先生殷殷垂詢昔人詩云欲知我後思君處正是君家憶我時古誼神交兩情如一銅符封後齋政清閒偕親舊而非客臨勝地以吟詩餞臘迎春琴歌酒賦為樂無量弟住家省會歲暮窮忙不得不暫作歸計春風楊柳長賦別離冬雪關山備嘗况瘁知君子聞之必哂而憐之也居停歸傳述郡伯雅意命弟於返省時進謁龍門峻望顧及寒微長者之風聞而欽感惟弟一車孤寂千里迢遙已與磁州陶阮二公訂約偕行渡漳

河而起旱。不得假道。天雄明春到省時。倘路經古魏。必當拜太守於車前。謁名賢於帳內。仰承採非之懷。得慰識荆之願。此寔三生厚幸。未知緣福何如。

荅章炎甫

去冬得挹芝光頓慰。三年積想。惟匆匆數語。不及暢伸。景慕新正。趨賀知曉。寢方濃。未敢驚夢。而高軒枉過。又復失於倒屣。歉悵至今。聞西州雅望。下榻天雄。深為觀察。得人之慶。正擬肅箋申悃。乃承瑤函。先頌感記。注之彌殷。更馳思之倍切。足下經才緯抱。名重燕南。天雄清簡之地。定不足展其所長。然附青雲而借吹噓。則福之所被者廣。三郡名官。咸翹首而慕風徽矣。新奉上諭。令道員奏事。足下具倚馬之才。握雕龍之筆。自當為觀察公敷奏陳言。動襄宏業。乃蒙詢及鄙人。商其可否。弟忠國計民生。前人之詳矣。而或有不盡言者。則似有不可言之故。聖天子聰明益智。臣下何能仰其萬一。愚昧之見。似不若行所無事之為愈也。想智珠在握者。正无俟對非之談耳。錢繩茲朱梅溪同在郡城。齋政之暇。常得暢叙。而僻處勞人。未能一坐春風。為悵來翰。揣謙實深慚悚。若云與今為友。則古有二阮之交。若以僕馬齒加增。則門有孔李之好。倘承不棄。願附金蘭。庶幾遐迹談心。曾增契合。何幸如之。

雕龍

梁書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既成未為時流所稱欲取定於沈約无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貨藥者約取讀大重之謂其所著書深得文理常置几案

荅陸默庵

別後正切離索之感。接手書。倍增感慨。一車孤寂千里。閉關夕陽。古道衰柳。長堤无一非助人愁思。平時詩興。不知消歸何處。昔人云窮而益工。斯言未可信也。富人飽欲死。貧人飢欲死。自昔為然。惟飢死者係乾淨菜園。尚有清氣。若飽而死。酒肉腐腸。死有餘臭。足下尚不甚貧。何至患飢。既為齊人。則東郭墻間之地。必有一席以待者。更何患之有。第齊人之在當日。尚可伸足狂歌。酒酣罵坐。即隨意鳴蓮花落。數套亦

足動人觀聽。今則顯者之門。曳裾者多。殘杯冷炙。到處辛酸。若令妻妾見之。不僅訕且泣也。足下豪氣未除。固是英雄本色。然年將望五矣。向後光陰更覺白駒易過。處今之世。似當不卑不亢。立身於廉讓之間。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苟得簞瓢陋巷。首邱沒世。勝似乞食侯門。萬萬也。僕景迫桑榆。家隨蓬梗。一貧如故。八口難歸。業已付之無可如何。足下尚可為。又與僕同病相憐。故不惜出此肺腑肝腸之語。足下其然之否。

首邱見上

卷上

與楊松坡

百書不如一見面。幾日歸來。兩慰心。弟與足下十載神交。雖音敬常伸。而芝光未接。今得一朝捧袂。欣幸之忱。覺山谷老人之句。猶不足罄其形容也。浮麗競逐之場。竊見先生淵深靜穆。和而不同。陸士龍所謂。和神當春。清節為秋者。庶乎似之。惟弟樸陋迂疏。毫無足採。恐龍門座上。殊有見不如聞之嘆。或者鑿其向往。亦許攀躋。是又鯁生之幸耳。

芝光唐書元德秀字紫芝房瑄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初之心都盡矣按今稱芝顏芝標芝眉即此意也

寄甘林姪

今之所謂幕猶古之參軍記室也。第經濟才華。今之人萬不逮於古矣。然刑名錢穀之事。實為官聲。民命所關。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求其生而不得。方可死之。幕中人當常存此念。不僅以輕心鍛鍊。草率粗略為戒也。差傳片稿。亦不可輕。官府一點硃。百姓一碗血。溫差妄拘。則破家蕩產之禍。自我而肇。吾鄉業於斯者。不可勝數。不及秦二世而亡者。亦不可勝數。豈盡由於心術之不正哉。即此侈然自放。而造孽无窮。吾姪品行素端。可以深慰。而精神才識。不能十倍他人。故舉所以自儆者告之。惟時時省察。焉。愚漫游

燕趙幾三十年到館以後。足不出戶庭。身不離几席。慎往來。所以遠侮慢。戒應酬。所以絕營求。而自早至三更。不使有片刻之暇。以期無負於己者。無負於人。亦惟吾姪師此意焉。元城案牘尚不甚繁。理事之餘。當溫習故業。以圖北闈之雋。幕所以救貧。非可終身。即以愚為前車之鑒。

又答

接來字。知賓主契合。眠食俱佳。為慰。所云詞訟旋結旋歸。咎於民情之刁。則大非也。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固不能及矣。既有詞訟。當虛心以聽。故不曰審而曰聽。察言觀色。真偽自露。今之官者。以無訟為樂。遇訟民而先厭之。未登堂而即思退。兩造之真偽未得。而扑責之威已不可遏。焉能服其心。而不再控。愚於呈狀事无大小。必令原被告各盡其詞。而後准訊。稟到時詳細叙略。定其是非。然後令官坐堂而聽之。必期案无遁飾。使原被告各無怨言。而後已。幕堂明府。精於聽訟。非有略節。則不登堂。嘗云官之心思。不免於粗浮。不及幕之心思。靜而細也。然而好自用者。則以為略節先有成見。不知臨軒時之成見。更偏。依人成事者。有幸有不幸焉。吾故曰幕之不可為也。吾姪不責之於官。不責之於己。而責之於民。則造孽多矣。吾故曰幕之不可為也。

與楊春洲

客館孤清。案頭无色。承足下贈我杏花。置諸胆瓶。終日相對。無異十五女郎。含羞匿笑。依依可人。乃紅顏已老。香質將殘。希再採半吐者兩三枝。以添春色。勿謂我棄舊憐新也。

答嚴昌期

不與貴交。我不賤。不與富交。我不貧。足下意氣雖高。猶未泯乎富貴貧賤之迹者也。我無愧於己。不求於人。正不知人世間何者為富貴。何者為貧賤。此期慰之流。所以不可及也。願足下勉之。

與中庶樓孝康

讀詠古諸詩仰見卓識惟以種蠹能使句踐復國盛贊其賢似當尚須商確種蠹不強諫而山棲俾其君
誑社稷之靈而童僕昔已訛之矣春秋繁露之言曰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是種蠹未可為賢也至要
離荆軻而欲媼美於留侯則瞠乎遠矣吾人論古常視其造詣而定庶不為古人所欺足下其然之否

與沈荊屏

自入塵途不能作韻語慕堂明府倡中秋竹枝詞八首一時和者名作如林僕視之皆西子真容也東家
施更不敢自逞其醜足下強而和之大是罪過然使眾西子轉顰為笑而范大夫笑倒花前亦足下之功
焉呵呵

荅沈靄堂

彈鋏侯門三十年為一世所見翩翩公子固不乏也欲如君家伯仲叔季各自崢嶸者既不多觀而二世
長兄先生才華出眾外文明而內柔順更超棟莠荆花之上蓋德門積善貽謀所由來者遠矣數年相聚
良有天緣每挹之光時聆蘭語令人有一往情深之意臨歧灑淚分手依依離別年餘思如山積而寸幽
未達者祇以春樹暮雲不足繪我離情也乃蒙垂念之殆于書遠至迴環把誦楮短情長益使我低徊勿
置矣榮遷外翰即內翰之先聲上苑杏花仙宮丹桂天之所以于孝友於讀書人者歷歷不爽足下自操
之而自得之又何疑焉更喜五世兄同應秋闈元方季方天香並染竚聽捷報傳來使堂上椿萱齊開笑
口快何如之令即年未弱冠而文雅恂恂更以讀書為樂此又千里駒也均可告慰弟桑榆景逼餅餐仍
羞齊人處室流落他鄉陶氏生兒惟知黎藁幸衰年眼食尚佳旅寓無恙足舒綺注

蘭語易同心之言其笑如蘭

陶氏兒

陶潛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鬼梨與栗又文士傳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取小者人問故曰我小兒當求小者

元方季方

漢陳元方子羣

與季方子忠各論其又功德爭之不能決告于其祖太師太師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言其兄弟皆賢也按陳寔字仲弓曾為太師長字仲弓有令名世稱為陳太師與二令子紀謹號三君紀字元方

荅甘林娃

接來字頗以貧為憂志窮見節義古人有三旬九食者貧亦何害余成童時學為詩有丈夫當自立不受世人憐之句及二十歲而孤家益貧衣食於奔走但不乞憐於人而人亦无敢憐之者淮陰為人之雄其受漂母一飯報以千金至今傳為盛事然丈夫義不受憐千古一表字吾為吾姪惜也余惟以碌碌終身不能自立為愧吾姪當求其所以自立者貧不足為憂且斷不可憂焉

漂母見管注秋水軒二卷第三頁一飯注中

與胡坤如

春正捧袂極承摯愛殷拳風送浮萍又作天涯之別睽懷道鉅彌切神馳比諗某兄大人春祺暢遂福履冲和制府禮賢國士此夫子溫良恭儉之所致而泛綠依紅不移蓮幄是則令人羨慕者聞賀端翁辭館後有謬及鮪生之說雖事所必無而未寵先驚不得不預陳衷曲仰冀清聽弟識淺才疏不學无術本不敢出而應世祇以飢來驅人不得不浪遊燕趙溷迹吹竽川澤之魚祇知汙潦之廣若與之泛滄海涉洪濤鮮不望洋而返况三十餘年奔走風塵備嘗辛苦今年甫望六精力已衰委靡不振非僅齒豁頭童目昏耳背強弩之末魯編難穿騏驎之衰後於駑馬長垣政務尚簡居停又係素交可以偷安而秉性迂疏不諳世故類庸傲慢有阮嗣宗之七不堪二不可之病若妄廁王公大臣之前必致動輒得咎惟傭值生涯未有不願附青雲以顯名者李太白之欲識荊州杜少陵之欣依嚴武此皆龍蟠鳳逸之士也宮保大人理學經綸文章勳業當代第一名臣龍門俊望中外欽瞻草野庸愚俾得齒於其間奉命而承教其為

遭際之隆有不可以言喻。豈肯滅迹消聲。甘於自棄。而不才疏福薄。多病命窮。不特自揣甚明。即吾兄亦所深知。若刻意求榮。非惟自取其辱。竊恐有傷操鑑。往年陸方伯強邀入幕。不期月而辭者。蓋其性之所成。有非韋弦所能改。不慎於始。必悔於終。此弟之所以鯁鯁過慮。冀知我愛我者。先賜垂鑒焉。

顏唐

見管注秋水軒
一卷十一頁注

答韞芳六弟

接來字。以百畝之產。入不敷出。將有凍餓之憂。欲求保陽學幕。吾弟所慮甚明。而所謀亦甚拙也。丈夫生有四方之志。本不應終老牖下。即有可守之產。亦當自奮於名利之途。至所謂幕者。乃家無負郭之田。而有兄弟之養。救水無資。餽粥不繼。讀書無成。困窮立至。不得已而以幕救窮也。然吾鄉之業於斯者。不啻萬家。其能溫飽者幾何。分作孽之餘金。而欲為身家長久之計。此天理所不容。夢夢者入其途而不知悔。而窮極無聊者。雖悔而亦無可如何。且幕而貧。尚不失幕之本來面目。若幕而富。則其人必不可問。而其禍亦必旋踵。是幕也者。不特無名之可成。无利之可圖。并欲免禍而有所不能也。况幕之一道。亦非我學之斷無不成。如塗墻抹壁之易為也。亦非學成之斷無不行。如抱布買絲之可必也。千人學幕。成者不過百人。百人就幕。入幕者不過數十人。緣幕雖較於讀書為易。然亦須胸有經濟。通達時務。庶筆有文藻。肆應不窮。又必須二十內外。記誦難忘。舉一隅而三反。更須天生美才。善于酬應。妙於論言。若無此三者。斷不能超羣軼倫。到處逢迎。不過藉曹邱之諛揚。時運之偶合。庸庸碌碌。終其身而已。幕至於庸。則窮亦不可救。至於就幕。則又有其難者。一省祇此百餘十館。而待聘者倍焉。此中夤緣以勢。結納以利。捷足者先登。下井者投石。人情叵測。世路崎嶇。蓋有不可勝言者。而學不足以服人。品不足以信人。雖居賓朋之列。无殊門客之容。其中委曲周旋。病于夏畦之苦。更有不可以言喻。此學幕就幕者之大概情形也。吾弟年

已及壯自問其才能學暮否耶。嗚乎不能之間而冒昧以從事。如果窮極无聊。出於勢之所不得已。若有產可守而願棄之。為僥倖之圖。田園託之親友。家務委之女流。十年不返。一信難通。百兩未來。千金已去。得不償失。後悔何追。曾有何逼而必欲出此。不過以百畝之產所獲甚微。未能錦衣玉食。呼奴使婢耳。不知生無豪傑之才。又无富貴之命。享先人之餘澤。以菜飯布衣終老。亦人生不易得之境矣。世上浮華眼前快樂。惟讓有福者受之。羨之無窮。學之不盡。何足以動我慮念哉。兄二十歲而孤。无半畝之產。而有二百金之券。慈母在堂。兩妹未嫁。不得不為西秦之行。迨年已三十。蒙伯父分金。置得薄田二十餘畝。八口之家。未能仰事俯育。又不得不作燕趙之游。二十餘年。傭值已逾萬金。皆隨手散去。不持一貧如洗。并將薄田亦盡出售。而眷屬寄住他鄉。欲歸不得。然則募果可以救窮否耶。殷鑒不遠。吾弟昌不熟思之。惟望守其所當守。而不必為其所不可為。此札語語真情。言言確論。不異剖心刺血而書者。幸時時省覽。當善法寺之暮鼓晨鐘。則現在之薄產可留。將來之飢寒可免也。

曹卣舊注史記曹卣生揖李布曰僕遊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願不重耶

與畫友

僕會稽人也。家住怪山之中。此山自瑯琊東湖海中飛來。高不過十尋。廣不過十畝。居人恐其飛去。山之巔建七級浮屠以鎮之。周圍繚以梵宮。左矗文昌閣。山之下清流縈繞。茅屋千家。春花夏風。秋月冬霜。四時佳景。登眺不窮。僕離鄉十餘年矣。形之夢寐。恨不得長房縮地法。移置眼前。前聞先生有驅山鐸。能將宇內名山大川。驅之紙上。供人卧游。因書怪山之勝。煩先生驅來。貽我懸諸齋頭。不特可當卧游。恍置我於怪山之下。身立他鄉。神遊故里也。所惠良多。為謝無既。

長房縮地

後漢費長房傳汝南人也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見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